#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困學紀聞卷十三十四

詳校官兵部主事臣雷純

困學紀聞卷十三

宋 王應麟 撰

考史

翟公巽若璩按公巽名汝文丹陽人高宗時官參知政事謂范蔚宗書語近詞冗事多注見其自敘云比方班氏非但不愧今叢陋乃爾豈筆削未定遽傳之耶乃刪取精要總合傳註作東漢通史五十卷其書未見

致堂論馬援曰光武非簡賢者必以其女為太子妃逆

防未然故不授以重任按馬后紀入太子宮在援卒之後防未然之説非

呂成公謂馬援還書王昶戒子舉可法可戒者以教之其心固善不知所教者本不欲其言人之過言未脱口而已自言人之過何其反也

東觀漢記光武詔曰明設丹青之信廣開束手之路公孫述傳帝與述書陳言禍福以明丹青之信二句見文選註

明帝為太子諫光武曰有禹湯之明而失黄老養性之

福夫禹湯之道堯舜之道也不以聖人之道養性而取諸黄老謂之學通尚書可乎以無逸之心明立政之體君道盡矣何羡乎黄老

謝承父嬰若璩按三國志吳主權謝夫人山陰人父煚漢尚書郎徐令弟承字偉平武陵太守則嬰當作煚為尚書侍郎每讀高祖及光武之後將相名臣策文通訓條在南宮祕於省閣唯臺郎升複道取急因得開覽謝承後漢書見文選注漢尚書作詔文見周禮注尚書郎乃今中書舍人見通典若璩按謝承後漢書一百三十卷唐志有宋志及文獻通考俱

不傳錢遵王曰有見方少師於史館攜去者問之其後人不可得陽曲傅山先生聞之笑曰其家即有之明永樂間揚州刊本初郃陽曹全碑出嘗以謝書考證多所裨大勝范書以寇亂亡失矣惜哉

鍾離意謂成湯遭旱以六事自責本於荀子黃瓊謂魯禧遇旱以六事自讓本於春秋考異郵

郅惲上書王莽云取之以天還之以天莽猶能赦之此祖伊之得全於殷紂之世也

魯丕對策見袁宏紀而范史不載

文苑傳自東漢始而文始卑矣

漢政歸尚書魏晉政歸中書後魏政歸門下於是三省分矣

為杜密之居鄉猶效陳孟公杜季良也為劉勝之居鄉猶效張伯松龍伯高也制行者宜知所擇若璩按高忠憲言居廟堂之上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此士大夫實念也居廟堂之上無事不為吾君處江湖之遠隨事必為吾民此士大夫實事也實念實事在天地間凋三光敝萬物而常存此葢荅朱平涵居鄉書余謂今之居鄉為劉勝易為杜密難

東漢有佛書而諸臣論議無述其言者唯襄楷云浮屠

不三宿桑下

班固傳西都賦云招白間下雙鵠揄文竿出比目二句為對白間猶黄間也註云弓弩之屬御覽引風俗通白間古弓名文選以間為鷳非禽名也

東都賦正予樂依讖文改樂為大予文選李善注亦引大予五臣乃觧為正樂今本作雅樂亦誤蓋五臣本改為雅

范氏施御注引括地圖曰夏德盛二龍降之禹使范氏御之以行程南方按左傳范宣子曰昔匄之祖在夏

為御龍氏括地圖之說本於此然蔡墨謂劉累學擾龍於豢龍氏以事孔甲賜氏曰御龍非禹也

文選放歌行注引崔元始正論永寧詔曰鐘鳴漏盡洛陽城中不得有行者永寧漢安帝年號元始崔寔字也後漢紀不載此詔

崔寔四民月令朱文公謂見當時風俗及其治家整齊即以嚴致平之意若璩按范蔚宗已謂潛夫論足昌讜見當時風政

崔寔政論云諺曰一歲再赦好兒喑啞唐太宗之言蓋

出於此兒與人同如以可人為可兒　若璩按潛夫論引諺曰一歲載赦奴兒噫嗟奴恐是好字之譌

剛者必仁佞者必不仁龎萌為人遜順而光武以託孤期之不唯失於知人其惑於佞甚矣子陵所以鴻飛冥冥也懷仁輔義之言豈特規侯霸哉

東漢三公無出楊震李固之右而始進以鄧梁君子以為疵故易之漸曰進以正若璩按鄧騭梁商雖外戚皆賢史稱騭辟楊震於幕府天下復安商辟李固為從事中郎京師翕然稱良輔未可為二公之疵此論太刻吾不取

曲禮少儀之教廢幼不肯事長不肖不肯事賢東都之

季風化何其美也魏貽請於郭泰願在左右供給灑

掃荀爽謁李膺因為其御范滂之歸鄉人殷陶黄穆

侍衞於旁應對賔客閭里氣象不過是矣

中平二年昆陽令愍繇役之害結單言府收其舊直臨

時募顧不煩居民大守丞為之立約見於都鄉正街

彈碑此募役之始也

孔子曰故者毋失其為故也蘇章借故人以立威其流

奭遂為于禁源懷忠厚之俗不復見若韋者難與並為仁矣若璩按于禁斬平昌豨時豨已降源懷劾于祚元丕須僅罷官亦似有別

精廬見姜肱傳乃講授之地即劉淑包咸檀敷傳所謂精舍也文選任彥升表用精廬李善注引王阜事五臣謂寺觀謬矣

孔北海答王修教曰掾清身潔已歴試諸難謀而鮮過惠訓不倦余嘉乃勳應乃懿德用升爾于王庭其可辭乎文辭溫雅有典誥之風漢郡國之條教如此然歴

試諸難恐不可用

孝女叔先雄水經注以為光終符縣人又引益部耆舊傳符有光洛疑即終字僰道有張帛

劉贛父東漢刊誤謂列傳第七十九注最淺陋章懷注書分與諸臣疑其將終篇故特草草耳今觀南匈奴論棄蔑天公注引前書云老秃翁何為首鼠兩端秃翁即天翁也其謬甚矣

曹娥碑云盱能撫節按歌婆娑樂神以五月時迎伍君

傳云迎婆娑神誤也

蔡邕文今存九十篇而銘墓居其半曰碑曰銘曰神誥曰哀讚其實一也自云為郭有道碑獨無愧辭則其他可知矣其頌胡廣黄瓊幾於老韓同傳若繼成漢史豈有南董之筆

周舉傳太原舊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龍忌之禁一月寒食按淮南要略云操舍開塞各有龍忌注中國以鬼神之亡日忌北胡南越皆謂之請龍

郭伋為并州牧有童兒騎竹馬史通云晉陽無竹事不可信若璩按無論唐晉陽童子寺有竹日報平安而騎竹馬童兒乃西河郡之美稷也美稷唐為鄉在隰城縣今汾州府

光武紀建武二十三年陳留太守玉況為大司徒二十七年薨虞延傳注引謝承書曰況章和元年為司徒謝承書誤也

漢詔令人主自親其文光武詔曰司徒堯也赤眉桀也

明帝詔曰方今上無天子下無方伯豈代言者所為

哉

習鑿齒漢晉春秋以蜀漢為正朱文公謂晉史自帝魏後賢盡更張然晉人已有此論

三國鼎峙司馬公通鑑以魏為正統本陳壽朱子綱目以蜀漢為正統本習鑿齒然稽於天文則熒惑守心魏文帝殂若璩按何屺瞻曰宋書天文志云案三國史並無熒惑守心之文黄初六年五月十六日壬戌熒惑入太微至二十七日癸酉乃出宜是入太微而吳蜀無他此黄權對魏明帝之言也若可以魏為正矣月犯心大星王者惡之

漢昭烈殂而魏吳無他權將何辭以對

邵公濟謁武侯廟文云公昔高卧隱然一龍鬼蜮亂世其誰可從惟明將軍漢氏之宗相挽以起意氣所同欲持尺箠盡逐姦雄天未悔禍世豈能容惟史臣壽姦言非公惟大夫周誤國非忠廟食故里羞此南充置公左右不堪僕童我實鄙之築公之宮春秋之法孰敢不恭俾千萬年仰其高風陳壽譙周皆巴郡人今果州陸務觀籌筆驛詩運籌陳迹故依然想見旌旗駐道邊一等人間管城子不堪譙叟作降牋公濟之文葢果州作若

璩按降箋實

出郤正手

君子小人之夭壽可以占世道之否泰諸葛孔明止五十四法孝直纔四十五龐士元僅三十六而年過七十者乃奉書乞降之譙周也天果厭漢德哉

諸葛武侯曰勢利之交難以經遠士之相知溫不增華寒不改葉貫四時而不衰歷夷險而益固太平御覽引要覽云

武侯不用魏延之計非短於將略也在易師之上六曰小人勿用

三國魏有簒弑吳有廢立皆受制強臣蜀漢未亡之前庸主尸位而國無内憂賠烈武侯之規模遠矣若璩按後主禪謂亮曰政由葛氏祭則寡人又華陽國志云諸葛亮卒後主至素服發哀三日李邈上疏比之呂霍後主怒下獄誅之此豈他庸主所能及其毫髮

水經注引武侯與步騭書曰僕前軍在五丈原原在武功西十里馬冢在武功東十餘里有高勢攻之不便是以留耳武侯表云臣遣虎步監孟琰據武功水東司馬懿因水長攻琰營臣作竹橋越水射之橋成馳

去此可以裨武侯傳之闕晦翁欲傳末畧載瞻及子尚死節事以見善善及子孫之義南軒不以為然以為瞻任兼將相而不能極諫以去黃皓諫而不聽又不能奉身而退以冀主之一悟可謂不克肖矣兵敗身死雖能不降僅勝於賣國者耳以其猶能如此故書子瞻嗣爵以微見善善之長以其智不足稱故不詳其事不足法也此論甚精若璩按張南軒有諸葛武侯傳一卷

昭烈謂武侯之才十倍曹丕以丕之盛終身不敢議蜀

也司馬懿畏蜀如虎非武侯之敵史通云陸機晉史虛張拒葛之鋒又云蜀老猶存知葛亮之多枉然則武侯事蹟湮沒多矣

八陣圖薛士龍曰圖之可見者三一在沔陽之高平舊壘一在新都之八陣鄉一在魚復永安宮南江灘水上蔡季通曰一在魚復石蹟迄今如故一在廣都土壘今殘破不可考

君子其潛如龍非迅雷烈風不起其翔如鳳非醴泉甘

露不食司馬德操諸葛孔明俱隱於耕稼而仕止殊

魏玄成徐洪客俱隱於黄冠而出處異如用之易地

則皆然

鄧艾取蜀行險以儌幸閻伯才陰平橋詩云魚貫羸師

堪坐縛爾時可歎蜀無人

張文潛梁父吟曰永安受詔堪垂涕手挈庸兒是天意

渭上空張復漢旂蜀民已哭歸師至堂堂八陣竟何

為長安不見漢官儀鄧艾老翁誇至計譙周鼠子辨

興衰其言悲壯感慨蜀漢始終盡於此矣說齋云人心思漢王郎假之而有餘人心去漢孔明扶之而不足

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焉魏文喜躍於為嗣之初大饗於憂服之中不但以位為樂而已其簒漢也哆然自以為舜禹可以欺天下乎曹植拜先君墓與友人宴於松柏之下為詩云樂至憂復來又云可不極娛情其末流至於阮籍禮法之亡自魏文兄弟始

晉傅玄曰魏武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魏文慕通達而

天下賤守節然則放曠之風魏文實倡之程子謂東漢之士知名節而不知節之以禮遂至苦節苦節既極故魏晉之士變而為曠蕩愚謂東都之季彧附曹羣忘漢荃蕙化為茅矣苦節之士安在哉傅玄之言得之若璩按竊以鍾皓之孫繇亦然

律章句馬鄭諸儒十有餘家魏明帝詔但用鄭氏章句

范蜀公曰律之例有八以准皆各其及即若若春秋之凡宋莒公曰應從而違堪供而闕此六經之亞文

也若璩按朱子解曰謂子不從父不義之命及力所不能養者古人皆不以不孝坐之義當從而不從力可供而不供然後坐以不孝之罪

魏以不仁得國而司馬氏父子世執其柄然節義之臣齧巨姦之鋩若王凌以壽春欲誅懿而不克文欽毋丘儉以淮南欲誅師而不遂諸葛誕又以壽春欲誅昭而不成千載猶有生氣魏為有臣矣鄭漁仲謂晉史黨晉凡忠於魏者為叛臣齊史黨齊凡忠於宋者為逆黨史通亦云古之書事也令亂臣賊子懼今之

書事也使忠臣義士羞

學如牛毛成如麟角出蔣子萬機論

司馬孚自謂魏貞士孚上不如魯叔肸下不如朱全昱謂之正若璩按正即貞宋避諱故可乎

魏文帝詔曰三世長者知被服五世長者知飲食言被服飲食難曉也俗語有所本

管幼安如郭林宗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蘇文定贊之曰少非漢人老非魏人何以命之天之逸民

江表傳羣臣以孫權未郊祀奏議曰周文武郊酆鄗非必中土權曰文王未為天子立郊于酆見何經典復奏曰漢郊祀志匡衡奏言文王郊於酆權曰文王德性謙讓處諸侯之位明未郊也俗儒臆說非典籍正義不可用權之識見高於羣臣矣漢儒不及也

孫權破關羽而昭烈復漢之志不遂權稱臣於曹操稱說天命英雄之氣安在哉故朱子曰權亦漢賊也

諸葛恪傳注虞喜志林曰況長寧以為君子臨事而懼

好謀而成又曰往聞長寧之甄文偉亦見通鑑文偉謂費禕也長寧未詳其人蓋蜀人也廣韻引何氏姓苑有況姓廬江人

嚴畯之遜呂蒙有鄭子皮之風陸遜之薦淳于式有晉祁奚之風吳安得不興乎

孫堅與策皆以輕敵隕其身權出合肥之圍亦幸而免孫休之遣李衡有高帝之度其討孫綝有叔孫昭子之斷吳之賢君也

孫峻薦諸葛恪可付大事而恪終死於峻之手易曰亢之无首无所終也漢昭烈託孤於孔明而權乃託孤於恪劉孫之優劣於此可見

吳築涂塘晉兵出涂中涂音除即六合瓦梁堰水曰滁河南唐於滁水上立清流關或以涂塘音塗誤也元和郡縣志滁州即涂中

楚莫敖狃於蒲騷之役將自用也諸葛恪東關之勝亦以此敗其失在於自用

史通云晉史所采多小書若語林世説搜神記幽明録是也曹干兩紀孫檀二陽秋皆不之取其中所載美事遺略甚多曹嘉之干寶晉紀孫盛檀道鸞晉陽秋又云唐修晉書作者皆詞人遠棄史班近宗徐庾晁子止亦謂晉史叢冗最甚

李華云干寶著論近王化根源謂晉紀論以民情風教國家安危之本

放翁豐城劒賦謂吴亡而氣猶見其應晉室之南遷愚謂豐城二劒事出雷次宗豫章記所謂孔章者即雷

煥也蓋次宗之族此劉知幾所云莊子鮒魚之對賈生服鳥之辭施於寓言則可求諸實録則否而唐史官之撰晉史者取之後人因而信之誤矣顔師古注漢書凡撰述方志新異穿鑿者皆不録注史猶不取況作史乎豫章記見藝文類聚

晉元帝為牛氏子其說始於沈約而魏收島夷傳因之唐正觀史官修晉書亦取焉王劭謂沈約喜造奇說以誤前代劉知幾亦以為非而致堂乃謂元帝冒姓

司馬過矣

演蕃露云晉郭展為太僕留心於養生而廄馬充多潘尼為太僕箴叙列其事皆推養生而致之於馬今按郭展事見晉諸公賛潘尼為乘輿箴見晉書非太僕箴也葢誤以二事為一

后妃傳賛持尺威帝庾亮傳論牙尺垂訓帝深念於負芒按殷芸小説晉成帝時庾后臨朝諸庾誅南頓王宗帝問南頓何在荅曰黨峻作賊已誅帝知非黨曰

言舅作賊當復云何庾后以牙尺打帝頭云兒何以作爾語帝無言惟張目熟視諸庾甚懼

阮嗣宗蘇門歌曰日沒不周西月出丹淵中陽精蔽不見陰光代為雄亭亭在須臾厭厭將復隆富貴俛仰間貧賤何必終其有感於師昭之際乎然勸進之作焉能逭春秋之誅

反鏡索照出夏侯湛抵疑湛贊閔子騫云聖既擬天賢亦希聖周子前已有此語矣元板前字上無周子二字

東坡謂劉壯輿曰陶威公忠義之節横秋霜而貫白日晉史書折翼事豈有是乎陳忠肅亦曰陶公被誣以晉之刑政不行於庾元規也元規以筆札啗王隱折翼化鶴之事隱與杜延業共為之也

庾翼謂天公憒憒李文饒曰昔秦得金策謂之天醉豈天之常醉哉吁為天者亦難矣詩云民今方殆視天夢夢既克有定靡人弗勝有皇上帝伊誰云憎是之謂知天天醉見張衡西京賦庾信哀江南賦

何曾茍顗之孝論者比之曾閔夫以孝事君則忠不忠

於魏又不忠於晉非孝也顗之罪浮於曾曾之驕奢

禍止及家顗之姦訣禍及天下

山濤欲釋吳以為外懼又言不宜去州郡武備其深識

遠慮非清談之流也顏延之於七賢不取山王然戎

何足以比濤猶碔之於玉也

康節邵子西晉吟有刀難剖公閭腹無木可梟元海頭

禍在夕陽亭一句上東門嘯浪悠悠考之晉史賈充

納女以壬辰劉曜陷長安以丙子相去纔四十五年姦臣孽女之敗國家吁可畏哉近世賈妃之冊以壬辰而宋之禍亦以丙子悲夫　若璩按壬辰為理宗紹定五年十二月朔進封才人賈氏為貴妃似道之姊也

江黙云唐虞三代有疑赦而無大赦漢唐有大赦而無郊赦故大赦始於春秋而郊赦始於五代愚謂晉王彪之荅簡文云中興以來郊祀往往有赦常謂非宜則郊赦東晉有之非始於五代也

通鑑秦兵既盛謝玄入問計於謝安安夷然荅曰已別

有旨既而寂然玄不敢復言乃令張玄重請安遂命駕出遊山墅與玄圍棊賭墅綱目删玄不敢復言乃令張玄重請二句則圍棊爲張玄乎謝玄乎世説注引續晉陽秋曰與兄子玄圍棊然二玄當如漢書敘臣勝臣夏侯勝以姓别之若璩按綱目删去二句則圍棊愈是謝玄

王導之孫謐授璽於桓玄謝安之孫澹若璩按澹先已與謐齎册詣姑孰持册于劉裕此朱子所以歎嗣守之難也無忝乃祖一陶淵明而已若璩按兒子詠有辯一篇附注於此曰自昭明太子誤讀陶命子詩其五章云桓桓長沙伊

勳伊德其六章云肅矣我祖惠和千里於皇仁考淡焉虛止以祖與考繫於陶侃之下遂作淵明傳曰曾祖侃晉大司馬又曰自以曾祖晉世宰輔恥復屈身後代若以淵明高隱不出為承其先志也者不知其實不爾此詩第一章原陶姓出自唐昌于周二章隱于戰國顯于漢初功臣陶舍三章舍之子青為孝景丞相四章則言枝分派別直至晉有長沙公出五章實言長沙勳德六章方挽到自已祖考細玩自明更參以贈長沙公詩序云長沙公於予為族族是一句祖同出大司馬昭穆既遠已為路人經過潯陽臨別贈此大司馬當作右司馬即漢高時功臣舍丞相青之父惟誤稱大司馬侃贈大司馬者也昭明認作侃以此為淵明曾祖果真出於侃此襲公爵者方為吾從祖昆弟之子豈得曰昭穆既遠已為路人哉詩云同源分流人易世疎慨然寤歎念茲厥初初正指在漢初而言且侃廬江郡尋陽人淵明尋陽郡柴桑人

其扯貫亦不同或曰陶氏家譜以岱為淵明祖按晉書陶潛列傳祖茂武昌太守與惠和千里之語合岱則侃十七子中之一子官散騎侍郎非太守也家譜多不足信余固援正史及所自著詩正之如此或曰朱子亦稱淵明無忝乃祖賢於王謝後人子必若辯之與近日傳占衡永初甲子辯謂陶十題甲子皆是晉年不著晉號沈約李延壽說並非此古今傳陶二段佳話一切將抹殺乎余曰占衡有言史文本集歲月炳然前後可考胸次磊落隨意書年陶何必藉此為佳話乎余亦謂淵明自有祖何必藉侃而後重也哉詠又曰按淵明孟府君傳君諱嘉娶大司馬長沙桓公陶侃第十女此豈稱其曾祖之辭耶

桓玄篡逆卞承之謂宗廟祭不及祖知楚德之不長亂臣賊子祭及其祖可以長世乎斯言不當汚簡牘

晉史忠義傳可削者三人韋忠不見裴頠辭張華之辟初節亦足稱矣而仕於劉聰為之討羌而死非為晉死也謂之忠義可乎王育仕於劉淵劉敏元仕於劉曜舍順從逆皆失節者也忠義安在哉唐之修晉史也許敬宗李義府與秉筆焉是惡知蘭艾鸞梟之辨

陶淵明讀史述夷齊云天人革命絶景窮居述箕子云矧伊代謝觸物皆非先儒謂食薇飲水之言銜木填海之喻至深痛切讀者不之察爾顔延年誄淵明曰

有晉徵士與通鑑綱目所書同一意南史立傳非也

策扶老以流憩謂扶老藤也見後漢蔡順傳注

淵明與子儼等疏潁川韓元長謂韓融（韶子後漢有傳）濟北氾稚春謂氾毓（晉書有傳集云范稚春誤南史氾幼春蓋避唐諱治字之嫌）

朱文公曰陶公栗里前賢題詠獨顏魯公一篇令人感慨今考魯公詩云張良思報韓龔勝恥事新狙擊苦不就舍生悲拖紳嗚呼陶淵明奕葉為晉臣自以公相後每懷宗國屯題詩庚子（若璩按淵明十題甲子自庚子始）歲自

謂羲皇人手持山海經頭戴漉酒巾輿與孫雲遠辨隨還烏泯見廬山記集不載

樂廣客蛇影與風俗通所載杜宣事同若璩按風俗通義劭祖彬為汲令賜主簿杜宣酒感壁上弩影而致疾尤詳于晉書

蒼蠅傳赦異苑以為晉明帝與苻堅載記同

嵇康魏人司馬昭惡其非湯武而死於非辜未嘗一日事晉也晉史有傳康之羞也後有良史宜列於魏書

司馬師引二敗以為已過司馬昭怒王儀責在元帥之

言昭之惡甚於師

劉殷失節於劉聰而戒子孫曰事君當務幾諫大節已虧其言之是非不足論也

干寶論晉之創業立本固異於先代後之作史者不能為此言也可謂直矣

焚石勒之幣江左君臣之志壯矣僭號之國十六而晉敗其一符堅滅其三李勢慕容超姚泓不可以清談議晉若璩按此王氏得毋自傷其本朝乎

晉簡文詠庾闡詩云志士痛朝危忠臣憂主辱東魏孝靜詠謝靈運詩曰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恥本自江海人忠義動君子至今使人流涕

祖逖曰晉室之亂非上無道而下怨叛也晉之德澤淺矣姚弋仲曰亟自歸於晉王猛曰勿以晉為圖人心知義非後世所及也

南豐記王右軍墨池云愛人之善雖一能不以廢愚謂右軍所長不止翰墨其勸殷浩内外協和然後國家

可安其止浩北伐謂力爭武功非所當作其遺謝萬書謂隨事行藏與士卒同甘苦謂謝安虛談廢務浮文妨要非當世所宜言論風旨可著廊廟江左第一流也不可以藝掩其德謂之一能過矣

慕容恪尚在憂方大耳如得臣猶在憂未歇也覘國者以人為輕重

宣帝紀論竊鐘掩耳以衆人為不聞出淮南子

楊盛不改義熙年號其志如陶靖節孰謂夷無人哉盛武

都王何校本云王疑作氏

袁宏以伏滔比肩為辱似知恥矣而失節於桓溫之九錫恥安在哉

謝邈傳孝武多賜侍臣文詔辭義有不雅者邈輒焚毀之通鑑云帝好為手詔詩章以錫侍臣或文詞率爾徐邈應時收斂還省刊削皆使可觀經帝重覽然後出之此一事也晉書以為謝邈通鑑以為徐邈必有一誤若璩按通鑑亦本晉書儒林傳錫元板作賜

晉之伐吳杜預曰孫皓或怖而生計則明年之計或無所及隋之伐陳文帝投柹於江曰使彼懼而知改吾又何求隋文之識若優於預矣以時考之吳猶有死守之臣杜預所以詭形而不敢露陳不聞力戰之將隋文所以衡行而無所忌預之言近乎實文帝之言非其誠也

文心雕龍謂江左篇製溺乎玄風續晉陽秋曰正始中王何好莊老至過江佛理尤盛郭璞五言始會合道

家之言而韻之許詢孫綽轉相祖尚而詩騷之體盡矣愚謂東晉玄虛之習詩體一變觀蘭亭所賦可見矣

梁武帝勅羣臣自太初終齊撰通史六百二十卷元魏濟陰王暉業起上古終宋著科録二百七十卷其書無傳高氏小史自天地未分至唐文宗為百二十卷今雖存而傳者鮮自書契以來未有如通鑑者若璩按王氏似以通史與通鑑同一編年體隋經籍志唐藝文志並列正史吳均傳武帝使撰通史起三皇訖齊代均草本紀世家畢唯列傳未就卒史通云其書以史記為本異者惟無表耳此豈編年體玉海入雜史類

不入編年得之

宋周朗有櫝帶寶笥著衣之論司馬文正公有耳視目食之說皆足以儆世迷

魏之篡漢晉之篡魏山陽陳留猶獲考終亂賊之心猶未肆也宋之篡晉踰年而弑零陵不知天道報施還自及也齊梁以後皆襲其跡自劉裕始

徐羨之傅亮謝晦之死猶晉之里克甯喜也文帝不失為叔孫昭子

宋文帝魏太武佳兵者也皆不克令終不祥好還之戒昭昭矣

葉少藴云齊武帝欲為裴后立石誌墓中王儉以為非古或以為宋元嘉中顏延之為王球作誌墓有銘自宋始唐封演援宋得司馬越女冢銘隋得王戎墓銘為自晉始亦非是今世有崔子玉書張衡墓銘則墓有銘自東漢有之周益公謂銘墓三代有之唐開元四年偃師耕者得比干墓銅槃東漢誌墓初猶用甎

久方刻石

張融風止詭越齊高帝曰此人不可無一不可有二程致道贊米元章云是千載人不可無一

南豐序齊書曰蕭子顯之文喜自馳騁其更改破析刻雕藻繢之變尤多而其文益下愚謂子顯以齊宗室仕於梁而作齊史虛美隱惡其能直筆乎

梁武帝曰應天從人致堂謂易之革曰順天應人未聞應天也為是言者不知天之為天矣愚按梁武之父

名順之故不云順天避諱也後人應天之語蓋襲其誤蕭道成之篡奪順之為爪距豈知祚移其子乎

梁武帝時錢陌減始有足陌之名唐末以八十為陌漢隱帝時王章又減三錢始有省陌之名

後魏葛榮陷冀州賈景興稱疾不拜每捫膝曰吾不負汝偽楚之僭喻汝礪捫其膝曰此豈易屈者哉以捫膝自號蓋本於此

宇文泰弑君之罪甚於高歡之逐君乃以周公自擬亦

一莽也

北齊魏長賢曰王室板蕩彝倫攸斁大臣持祿而莫諫小臣畏罪而不言虛痛朝危空哀主辱匪躬之故徒聞其語有犯無隱未見其人嫠不恤緯而憂宗周之亡女不懷歸而悲太子之少況委質有年安可自同於匹庶其言凜然可以立懦夫之志作史者以魏收之族與之同傳若璩按謂北史非北齊書蘭艾混殽甚矣長賢徵之父也

高洋之惡浮於石虎苻生一楊愔安能救生民之溺乎

執笏始于宇文周保定四年紫緋緑袍始于隋大業六年

蕭方等梁元帝子為三十國春秋以晉為主附列劉淵以下二十九國通鑑晉元興三年引方等論綱目但云蕭方誤削等字

晉之篡魏以賈充其亡亦以充隋之平陳以楊素其亡亦以素立太子妃易太子亡之兆也玄感之於素猶李敬業之於勣也煬武之立素勣之力也其子若據按敬業勣之孫欲撲其

燎可乎

祖君彥檄光武不隔於反支乃明帝事見王符潛夫論

反支日用月朔為正戌亥朔一日申酉朔二日午未朔三日辰巳朔四日寅卯朔五日子丑朔六日

北史李繪六歲求入學家人以偶年俗忌不許偶年之忌見於此

梁武帝策錦被事劉峻以疏十餘事而見忌又問栗事沈約以少三事而為悅君之於臣爭名記誦之末燕泥庭草於隋煬何議焉

李仲信至為南北史世說朱文公謂南北史凡通鑑所不取者皆小說也若璩按語類云南北史除通鑑所取者其餘只是一部好笑底小說洵然然則通鑑果專取國家盛衰生民休戚善可為法惡可為戒以為書云

隋萬寶常聽樂泣曰樂聲淫厲而哀天下不久將盡隋之不久不待聽樂而知也師尚父曰以不仁得之以不仁守之必及其世使隋用寶常之言復三代之樂其能久乎寶常之先見不逮房玄齡若璩按不但房喬其父彥謙亦具先見見隋書

徐楚金云隨文帝惡隨字為走乃去之成隋字隋裂肉也其不祥大焉殊不知隨從辵辵安步也而妄去之豈非不學之故

陳無淮無荆襄無蜀而立國三十二年江左猶有人也魏節閔帝陽瘖避禍至于八年若璩按魏書北史並云絶言垂將一紀終身為范粲可也天何言哉之言一出諸口遂以不免

程子曰節或移於晩守或失於終

寧為袁粲死不作褚淵生宋石頭城之謡也寧為王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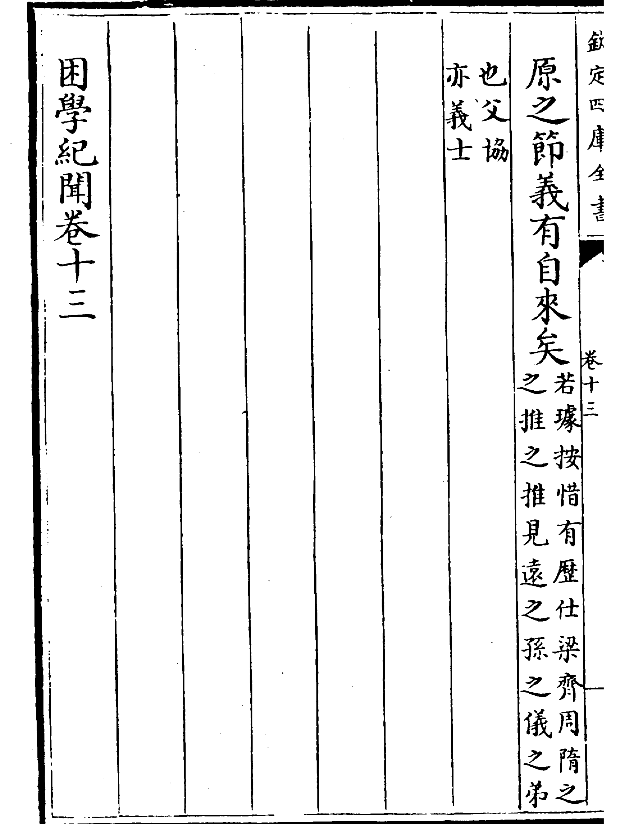
死不為賈充生宋沈攸之之言也悲君感義死不作負恩生陳魯廣達之畱名也與其含恥而存孰若蹈道而死秦郭質之移檄也與其屈辱而生不若守節而死燕賈堅之固守也寧為南鬼不為北臣則有齊新野之劉思忌寧為趙鬼不為賊臣則有趙仇池之田崧寧為國家鬼不為賊將則有魏樊城之龎悳寧為國家鬼不為羌賊臣則有晉河南之辛恭靖之人也英雄勁氣如嚴霜烈日千載如生其視叛臣要利

者猶犬彘也

韋孝寛知兵而不知義尉遲迥之討楊堅所以存周也孝寛受周厚恩乃黨堅而滅迥堅之簒也孝寛實成之難以逭春秋之誅矣

楊堅以后父簒國亦一莽也以不仁得之以不仁守之必及其世堅之謂矣莽堅之女皆節婦也為其父者亦少愧哉

顔見遠死節於蕭齊其孫之儀盡忠於宇文周常山平





原之節義有自來矣若璩按惜有歷仕梁齊周隋之之推之推見遠之孫之儀之弟也父協亦義士

困學紀聞卷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一千三百二十五 子部

困學紀聞卷十四

宋 王應麟 撰

考史

唐府兵之數兵志云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而關内二百六十一百官志凡六百三十三陸贄云府兵八百所而關中五百杜牧云折衝果毅府五百七十四舊志六典云天下之府五百九十四會要云關内置府二百六十一又置折衝府二百八十通計舊府六百

三十二通典云五百七十四理道要訣云五百九十三鄴侯家傳云諸道共六百三十府今以地理志考之十道共有府五百六十六關内二百七十三餘九道二百九十三參以志傳差互不齊神宗問何處言府兵最備王文公對曰李鄴侯傳言之詳備然府數與諸書亦不同

了齋若璩按了齋陳瓘號云顔回配饗先聖其初但為立像至開元中始與十哲合為一座按唐志開元八年詔十哲

為坐像集古録李陽冰縉雲孔子廟記云換夫子之容貌增侍立者九人蓋獨顔回配坐而閔損等九人為立像陽冰修廟在肅宗上元二年其不用開元之詔何也

魏徵傳帝謂羣臣曰此徵勸我行仁義既效矣新史潤色之語也貞觀政要云太宗謂羣臣曰貞觀初人皆異論云當今必不可行帝道王道唯魏徵勸我既從其言不過數載遂得華夏安寧遠戎賓服突厥自古已來嘗為中國勍敵今酋長並帶刀宿衞部落皆襲衣冠使我遂至於此皆魏徵之力新史於𠪨賓傳又

云惟魏徵勸我修文德安中夏以通鑑考之與政要所載同一事或謂太宗以既效自滿非也鄭毅夫若璩按毅夫名獬安陸人進士第一官翰林學士宋史有傳謂唐太宗功業雄卓然所為文章纖靡浮麗嫣然婦人小兒嘻笑之聲不與其功業稱甚矣淫辭之溺人也神宗聖訓亦云唐太宗英主乃學庾信為文溫泉銘小山賦之類可見新史論張公謹之抵龜曰投機之會間不容穟鄭伯克段于鄢春秋所以紀人倫之大變也曾是以為投機

乎晉欒書將弑厲公召士匄韓厥二人皆辭太宗臨湖之變問李靖李勣二人皆辭靖勣賢於公謹遠矣

若璩按鄭伯以下乃王氏論新史論

唐太宗贈堯君素蒲州刺史詔曰雖桀犬吠堯乖倒戈之志而疾風勁草表歲寒之心我藝祖贈韓通中書令制曰易姓受命王者所以狗至公臨難不苟人臣所以明大節大哉王言表忠義以厲臣節英主之識遠矣歐陽公五代史不為韓通立傳劉原父譏之曰

如此是第二等文字通附傳在建隆實録齊武帝使沈約撰宋書疑立袁粲傳審之於帝帝曰袁粲自是宋室忠臣惜乎歐陽子念不及此

賢臣久於位則其道行房喬以之成貞觀之治姦臣久於位則其欲肆林甫以之成天寶之亂若璩按唐房杜並稱而杜以貞觀二年正月相三年十二月罷故止及房房相二十三年李相十九年

唐史發潛謂武氏之起袁天綱言其貴不可言李淳風云當有女主王天下已在宫中此必武氏僭竊之後姦佞之徒神其事言天之所啓非由人事也愚謂左

氏載陳敬仲畢萬之筮太史公載趙簡子之夢皆此類

佩魚始於唐永徽二年以李為鯉也武后天授元年改佩龜以玄武為龜也

治平末年始鬻度牒考之唐史肅宗時裴冕建言度僧道士收貲濟軍興此鬻牒之始也若據按出裴冕傳食貨志則前此安祿山反楊國忠遣侍御史崔衆至太原納錢度僧尼道士旬日得百萬緡明年御史鄭叔清與宰相裴冕議度道士僧尼賣不始於冕至令祠[illegible]

鍾紹京為宰相而稱義男於楊思勗之父史不載也而石刻傳于後世人皆見之惡之不可揜如是臧堅以刑人之唁為辱此何人哉林甫國忠因力士以相其原見于此李揆當國以子姓事輔國不恥也紹京何責焉若璩按紹京起家録事耳故王氏謂不敢望第一人之李揆

鄭薰傳云宦人用階請蔭子薰却之不肯敘亦庶幾有守矣文苑英華有薰所撰仇士良神道碑云孰稱全德其仇公乎其敘甘露之事謂克殲巨孽乃建殊庸

以七松處士而秉此筆乃得佳傳於新史豈作史者未之考歟碑云大中五年念功録舊詔詞臣撰述不敢虛美以元惡為忠賢猶曰不虛美乎宣宗所褒表者若此唐之不競有以哉宣宗召韋澳問內侍權勢何如對曰陛下威斷非前朝比上閉目揺手曰尚畏之在士良之立碑其亦畏脅椓之黨歟

席豫未嘗草書曰細猶不謹而況巨耶然豫為黜陟使言安禄山公直無私其迷國之罪大矣安在其能謹哉唐史立傳襃之末有著其罪者何小人之多幸也

席建侯即豫也唐史避代宗諱稱字孔光黨王莽則不言溫室樹不足以為謹席豫黨禄山則未嘗草書不足以為謹

容齋續筆辯嚴武無欲殺杜甫之説愚按新史嚴武傳多取雲溪友議宜其失實也

通鑑載李德裕對杜悰稱小子開御史大夫之命驚喜泣下致堂謂德裕豈有是哉杜悰李宗閔之黨故造此語以陋文饒史掇取之以文饒為人大概觀焉無此事必矣愚按此事出張固所撰幽閑鼓吹雜説不

足信也

李泌傳加集賢殿崇文館大學士泌建言學士加大始中宗時及張說為之固辭乃以學士知院事至崔圓復為大學士亦引泌為辭而止愚按崔圓相肅宗在泌前會要貞元四年五月泌奏張說懇辭大字衆稱達禮至德二年崔圓為相加集賢大學士因循成例望削去大字此乃泌引圓為辭傳誤矣

韋濟試理人策第一致堂謂濟被識擢不聞以循良稱

是實不副言矣愚考通鑑開元二十二年相州刺史韋濟薦方士張果蓋逢君之惡者不但實不副言也

少陵贈韋左丞詩即濟也

舊史敬宗紀李翺求知制誥面數宰相李逢吉過愚謂翺為韓文公之友此逢吉所深忌也面數其過可謂直矣求知制誥乃誣善之辭判公嘗辯之曰世之淺者以利心量君子

老學庵筆記云舊制兩省中書在門下之上元豐易之

愚觀李文簡歷代宰相表云中書門下班序各因其時代宗以前中書在上憲宗以後門下在上大歷十四年崔祐甫與楊炎皆自門下遷中書不知何時升改放翁所記蓋未考此

李靖兵法世無全書略見於通典今問對出阮逸因杜氏所載附益之

唐六典太子令書畫諾本朝至道初改為準此東宮畫諾也陸龜蒙說鳳尾諾云東宮曰令諸王曰教其事

行則曰諾猶天子肯臣下之奏曰可也晉元帝為琅邪王批鳳尾諾南齊江夏王學鳳尾諾則諸王亦畫諾矣後漢書云南陽宗資主畫諾梁江州刺史陳伯之目不識書得文牒辭訟惟作大諾則郡守刺史亦畫諾矣

唐六典開元禮宣示中外未有明詔施行見呂溫集南豐謂六典本原設官因革之詳上及唐虞以至開元其文不煩其實甚備可謂善於述作者

李德裕傳韋弘質建言宰相不可兼治錢穀嘉祐六年制策胡武平撰錢穀大計也韋賢之言不宜兼於宰相蓋弘字避諱誤以質為賢若璩按令欒城應詔集韋賢賢正作質

劉秩為祭酒上疏曰士不知方時無賢才臣之罪也元稹守同州旱災自咎詩曰上羞朝廷寄下媿閭里民秩稹可謂知所職矣其言不可以人廢若璩按韋應物詩云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錢何讀之惻惻動人

唐宗室表宰相十一人林甫回程石福勉夷簡宗閔適

之峴知柔傳止云九人葢不數福宗閔宗室為狀頭有李肱若璩按李肱即開成元年賦霓裳羽衣曲仄韻長律登第者

唐制舉之名多至八十有六凡七十六科至宰相者七十二人本朝制科四十人至宰相者富弼一人而已中興復制科止得李垕一人若璩按孝宗乾道七年十一月戊寅錫李垕制科出身官終著作郎

唐宏詞之論其傳于今者唯韓文公顏子不貳過制舉之策其書于史者唯劉蕡一篇不在乎科目之得失

也若璩按王應麟傳初登第言曰今之事舉子業者沽名譽得則一切委棄典章制度漫不省非國家所望於通儒於是閉門發憤誓以博學宏詞科自見假館閣書讀之寶祐四年中是科後弟應鳳亦中是科此即昌黎所應之詞科也李燾傳子垕試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燾素謂唐三百年不愧此科者惟劉去華心慕之嘗以所著通論五十篇見蜀帥張燾欲應詔不果其友晁公遡以書勉之燾荅以當修此學必不從此舉既不克躬試命二子垕塾習焉至是吏部尚書汪應辰薦垕可應詔故有是命此即劉蕡所應之制科也人多混而莫辨

李泌父承休聚書二萬餘卷誡子孫不許出門有求讀者別院供饌見鄴侯家傳

鄴侯家多書有自來矣

藝文志員俶太玄幽贊十卷開元四年京兆府童子進書召試直弘文館李泌傳云開元十六年員俶九歲升坐詞辯注射帝異之年歲皆不同蓋泌傳所載本鄴侯家傳當以志為正

韋應物史逸其傳沈作喆為應物傳敘其家世云夐之孫待價仕隋為左僕射封扶陽公蓋據林寶姓纂唐書韋待價乃挺之子武后時拜文昌右相豈二人同名歟當考若璩按晉尚清言而晉書無許詢傳唐尚詩歌而舊新兩唐書無韋應物傳

劉闢亂于蜀其嫂庾氏棄絶不為親白樂天為詩贈樊著作與陽城元稹孔戡並稱欲其著書編為一家言而唐史於庾氏無述焉故表而出之

唐六典記南内龍池程泰之雍録謂謟辭皆出李林甫而非張九齡所得知也愚按九齡集有龍池聖德頌則誇詡符瑞雖賢者不免

鄭餘慶採士庶吉凶書疏之式雜以當時家人之禮為書儀兩卷後唐劉岳等增損其書司馬公書儀本於

此若璩按唐藝文志有王儉弔荅書儀十卷皇室書儀七卷書儀之名又始於此

唐開元之任將以久任而兆亂其權專也我藝祖之任將以久任而成功其權分也柳氏家學録謂正觀故事邊將連帥三年一易收其兵權然用得其人御得其道不在於數易也

忌日行香始於唐崔蠡奏罷之本朝宋景文公奏云求於非福則是謟祭懺於無罪則是誣親其言不行

誠齋易傳云文宗陷於宦寺之險而未能出惟裴度可

以出之然度自陷於程异元稹浸潤之内愚謂稹在

穆宗時异在憲宗時非文宗事也

顔魯公為郭汾陽家廟碑云端一之操不以險夷槩其

懷堅明之姿不以雪霜易其令斯言也魯公亦允蹈

之

楊綰贈官制云歷官有素絲之節庀家無匹帛之餘史

臣若璩按史臣謂劉昫舊唐書謂當時秉筆者無愧色

唐時午日揚州江心鑄鏡供進又千秋節進鏡滈水李

氏收其一乃方鏡背鼻有篆文五日字面徑八寸重五十兩盛露囊千秋節戚里皆進華山記云弘農鄧紹八月曉入華山見童子執五綵囊盛柏露食之又荆楚風土記以五綵結眼明囊相傳赤松子以囊盛柏露飲之而長生皆八月中事

舊史德宗紀貞元六年岐州無憂王寺有佛指骨寸餘先是取來禁中供養二月乙亥詔送還本寺此迎佛骨之始也韓愈傳云鳳翔法門寺有護國真身塔内

有釋迦文佛指骨一節寺名與前不同貞元元和咸通迎佛骨者三若璩按癸丑冬薄游汧隴經過扶風縣北之法門寺買唐天祐碑始知即無憂王寺扃尚存

蕭穎士與韋述書欲依魯史編年著歷代通典起漢元十月終義寧二年約而刪之勒成百卷於左氏取其文穀梁師其簡公羊得其覈綜三傳之能事標一字以舉凡然其書今無傳焉略見於本傳而不著通典之名

楊文莊公徽之（若璩按徽之字仲猷浦城人眞宗特置侍讀學士官之本傳不載其謚）好言唐朝士族閥諱行録悉能記之按館閣書目諱行録一卷以四聲編登科進士族系名字行第官秩及父祖諱主司名氏（起興元元年盡大中七年）宋敏求續為後録五卷

溫彥博傳我見其不逮再朞矣出說文引虞書朞三百有六旬李密傳敖庾之藏有時而賜（若璩按今本作儩）出詩王赫斯怒鄭箋斯音賜盡也新史尚竒類此

馬總通歷所載公子曰先生曰者皆虞世南帝王略論

略論五卷起太昊訖隋假公子荅問

李翺為史官請作行狀者指事說實直載其詞然我朝名公秉筆亦有誤者歐陽公為范文正碑云至日大會前殿上將率百官為太后壽公上疏其事遂已其後老泉編太常因革禮有已行之明驗質之歐公公曰諫而不從碑誤也東坡為張文定銘云神宗問元昊初臣何以待之公曰臣時為學士誓詔封冊皆臣

所草李微之若璩按微之名心傳井研人舜臣之子道傳之兄見儒林傳考國史誓詔在慶歷四年十月封冊在十二月明年二月文定始為學士封冊乃宋景文撰朱文公為張忠獻行狀其後語門人云向只憑欽夫寫來事實後看光堯按光堯高宗尊號實録其中多有不相應處以三事觀之罔羅舊聞可不審哉

唐配帝皆一后唯睿宗二后昭成明皇之母開元四年升祔此失禮之始也若璩按肅明皇后睿宗之元妃明皇之嫡母也縱二后並配當

行於開元四年不當遲至二十一年始袝失禮之中又失禮矣王氏析猶未精

龍朔改左右散騎常侍曰左右侍極職源誤以左史為左侍極而近世制詞多踵其誤

石林序盧鴻一草堂圖云唐舊史鴻一葢二名與中嶽劉眞人碑所書合新史删去一字不知何據當以舊史為正愚按南齊張融曰昔有鴻飛天首積遠難明越人以為鳧楚人以為乙人自楚越鴻常一耳鴻一之義取於此若璩按歷代名畫記盧鴻一名浩然高士也新唐書作盧鴻字顥然亦各有本

張融語出南史隱逸顧歡傳　通鑑考異引中岳眞人劉君碑云盧鴻傳無一字

考古編以通鑑貞觀十三年房玄齡請解機務詔斷表為令斷來章之祖愚按晉山濤傳手詔曰便當攝職令斷章表此斷表之始非昉于唐也若璩按胡三省通鑑唐紀註令之讓官者奉表三讓不許勅斷來章則閤門不復受其表即唐制之斷表也

韓柳方駕而其行殊元白齊名而其操異管華嵇阮亦然

唐亦有蔡京咸通三年嶺南節度使以貪虐誅京始末見雲溪友議此姦臣名氏之同者吳有桓彝晉亦有桓彝此忠臣名氏之同者

若兩曾參兩毛遂則賢否分矣兩毛遂見西京雜記員半千詩用之若璩按名氏之同之奇者莫過王莽之前有王莽朱買臣之後有朱買臣

顔魯公為刑部尚書有舉家食粥之帖蓋自元載制禄厚外官而薄京官京官不能自給常從外官乞貸楊綰既相奏加京官俸魯公以綰薦自湖州召還意者俸雖加而猶薄歟

李康運命論曰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大寶箴用之

李方玄曰沈約年八十手寫簿書本杜牧所作方玄墓誌本朝建隆詔亦云沈約為吏手寫簿書愚按理道要訣云宋光禄大夫傅隆年過七十手寫籍書梁尚書令沈約位已崇高議請寶重蓋誤以傅隆為沈約也若璩按宋書傳隆傳謹於奉公常手抄書籍梁書沈約傳無

孝宗問周益公云唐孫樵讀開元録雜報數事内有宣政門宰相與百僚廷諍十刻罷徧檢新舊唐史及諸書並不載益公奏太平御覽總目内有開元録一書

祖宗朝此本尚存近世偶不傳耳容臣博加詢訪

蕭遘與其子三兒生日詩曰吾家九葉相盡繼明時出

唐史云自瑀逮遘凡八葉宰相此云九葉宰相世系

表梁貞陽侯之後有鄴相宣宗若璩按俱表所云齊梁房者也

姚崇十事見開元升平源通鑑不取若璩按通鑑不取非也明王三原應召至都鄒智見曰三代而下人臣不得見君所以事事苟且公勿拜官先請見君歷陳時政於上前庶其有濟一受官職再無可見之時矣說正與姚元之同

王起廣五位圖舊史云五運圖

李白上宣唐鴻猷一篇即本傳所謂召見金鑾殿奏頌一篇者也今集中闕

緋衣小兒之謡朝野僉載謂裴炎也而張權輿以譏裴度

韓文公子昶雖有金根車之譏而昶子綰袞皆擢第袞為狀元君子之澤遠矣

孔戣為華州刺史奏罷明州歲貢淡菜蛤蚶之屬見昌黎集

元稹為越州復奏罷之見白樂天集 若璩按亦見本人集狀中蓋嘗罷

於元和而復貢於長慶也若璩按狀云海味起自元和四年而九年以一縣令論罷十五年復令供進至孔戣奏罷則在元和二年只當云一罷於元和二年孔戣再罷於元和九年某縣令三罷於長慶二年元稹也方合鄉邦故實

畢炕天寶末為廣平太守拒安禄山城陷覆其家唐史附于父構傳葢取韓文公所撰畢垌誌然炕之名不書於忠義傳故文公謂廣平死節而子不徇其澤愚謂廣平之節如此河北二十四郡不止一顏平原也通鑑亦不書其事

廣德元年十一月太常博士柳伉上疏請斬程元振於是削元振官爵放歸田里東坡謂及其有事且急也雖代宗之庸程元振之用事柳伉之賤且踈而一言以入之不終朝而去其腹心之疾愚按登科記伉乾元元年進士翰林院故事載寶應已後伉自校書郎充學士出鄠縣尉改太常博士兵部員外諫議大夫皆充學士新唐史程元振傳云太常博士翰林待詔柳伉上疏以翰林故事考之伉是時為學士非待詔

也伉以博士在近林職近而親不可謂賤且疎唐史不為伉立傳故詳著其事俾覽者知詞臣之獻替不獨陸贄李絳也

東坡謂學韓退之不至為皇甫湜學湜不至為孫樵朱新仲曰樵乃過湜如書何易于褒城驛壁田將軍邊事復佛寺奏皆謹嚴得史法有補治道

林寶元和姓纂十卷自皇族之外各依四聲類集每韻之内以大姓為首鄧名世謂稍能是正數十條而齊

秦之屬亦所未暇至鉏丘茅夷指為複姓又不勝其謬鄭樵謂實不知自姓所由來

劉允濟曰班生受金陳壽求米受金事未詳 若璩按文心雕龍云班固述漢遺親攘美之罪徵賄鬻筆之愆公理辨之究矣公理仲長統字辨之究猶上文論之詳非辨其誣也 其實二句純用北史柳虬傳班固致受金之名陳壽有求米之論 何屺瞻曰文帝即王位誅丁儀丁廙并其男口安得晉時猶有子在覓米事誣

劉知幾領史事言五不可曰孫盛取嫉權門王劭見讎貴族文粹云王劭直書見讎貴族宋王劭之為晉史

序王珣貨殖王廞作亂珣子弘廞子華並責韶之懼為所陷深附結徐羨之傅亮等當從文粹為王韶新史誤以韶為劭韶之弑君之賊也身為梟獍而秉史筆其誰服之傳曰無瑕可以戮人若璩按晉安帝崩乃劉裕使王韶之密加酖毒故曰弑君之賊

李晟每戰必錦裘繡帽自表而晟以勝宋殷孝祖每戰常以鼓蓋自隨而孝祖以敗兵豈有定法哉

閩俗比中州化於善也蔡人過夷貊化於惡也

漢黨錮以節義羣而不黨之君子也唐朋黨以權利比

而不周之小人也漢之君子受黨之名故其俗清唐之小人行黨之實故其俗獘

姦臣唯恐其君之好學近儒非獨仇士良也吳張布之排韋昭盛沖李宗閔之排鄭覃殷侑亦士良之術

杜佑理道要訣朱文公謂非古是今之書

魏鄭公曰重君子也敬而遠之輕小人也狎而近之武帝之於汲黯衛青公孫弘明皇之於姚崇宋璟李林甫可見矣中庸之尊賢必以修身為本

善言不可離口善藥不可離手孟詵之言也覲物外篇取之若璩按孟詵見唐書隱逸列傳

張文潛云節度之强不起於河北之繼襲而起於節度之有功愚考方鎮之强始於僕固懷恩用賊黨田承嗣李懷仙李寶臣分帥河北非有功之將也

司空圖房太尉詩曰物望傾心久匈渠破膽頻注謂禄山初見分鎮詔書拊膺歎曰吾不得天下矣琯建遣諸王為都統節度而賀蘭進明讒於肅宗以司空表

聖之言觀之則琯建此議可以破逆胡之膽新唐書采野史稗説而不載此語唯程致道著論若璩按見程俱房太尉傳後論發揚之晉以琅邪立江左之業我宋以康王建中興之基琯可謂善謀矣

通鑑劉蕡不得仕於朝終於使府御史唐鑑云終於柳州司户以新史考之當從唐鑑宦人深嫉蕡誣以罪貶柳州司户

顔眞卿鄭畋以興復為已任倡義討賊其志壯矣眞卿權移於賀蘭進明畋見襲於李昌言功不克就故才與誠合斯可以任天下之重

常衮與禮官議禮為君斬衰三年漢文帝權制三十六日我太宗遺詔亦三十六日羣臣不忍既葬而除略盡四月高宗如漢故事玄宗以來始變天子喪為二十七日世多以短喪譏漢文帝而不知二十七日之制自玄宗始也

韓偓自書裴郡君祭文首書甲戌歲銜書前翰林學士承旨銀青光禄大夫行尚書户部侍郎知制誥昌黎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韓某是歲朱氏簒唐已八年為乾化四年猶書唐故官而不用梁年號慶歷中詔官其四世

孫奕　若璩按王氏晚歲自撰誌銘有曰其仕其止如偓如圖聞者咸以謂實録偓即韓偓圖則卷二十之司空表聖丘遹求云　慶歷當作景祐蓋龐籍為漕時奏上偓詩始得官其裔孫也

僕固懷恩叛唐李日月為朱泚將而其母皆知逆順之理良心不可泯也

李光弼與韋陟論戰守曰辨朝廷之禮我不如公若夫軍旅則公不如我陟無以應古者治軍有軍禮焉楚得臣以無禮敗晉文公以有禮勝禮莫大於君臣之分光弼命召不至愧恨以沒蓋以禮與軍旅為二物

也

唐鑑曰人君觀史宰相監修欲其直筆不亦難乎房魏爲相總史事其父彥謙長賢皆得佳傳況不如房魏者乎

獨孤及福州新學碑銘云閩中無儒家流成公至而俗易成公李椅也在大歴八年家有洙泗戸有鄒魯常衮建中初爲閩人設鄉校李椅在其前　若璩按唐宗室世系表蜀王湛五世孫爲福建觀察使椅

王福畤爲博士執許敬宗之謚不改無忝河汾之學矣

許敬宗謚繆而更曰恭陳執中謚榮靈而更曰恭二事相類

武德初以隋張衡死非其罪謚曰忠是奬弑君之賊也高祖相封德彝宜其以逆為忠也漢大綱正見於戮丁公唐無三綱見於贈張衡若璩按贈張衡乃高祖二年以裴虔通弑煬帝猶削爵流驩州父子刑賞殆判若天淵矣故曰唐之天下太宗之天下也於義寧中事太宗貞觀

朝野雜記曰西漢戶口至盛之時率以十戶為四十八口有竒東漢戶口率以十戶為五十二口可凖周之

下農夫唐人戶口至盛之時率以十戶為五十八口有奇可準周之中次其說本程沙隨

歐陽子書唐六臣於唐亡之後貶其惡也朱子書晉處士於晉亡之後表其節也一字之懲勸深矣

五代史周世宗嘗夜讀書見唐元稹均田圖歎曰此致治之本也詔頒其圖法使吏民先習知之期以一歲大均天下之田考之會要世宗見元稹在同州時所上均田表因製素為圖賜諸道崔頌傳云世宗讀唐

元稹均田疏命頌寫為圖賜近臣遣使均諸道租賦續通歷云唐同州刺史元稹奏均租賦帝覽文集而善之寫其辭為圖以賜

史謂元稹圖誤也稹集有同州奏均田

歐陽子之論篤矣而不以天參人之說或議其失司馬公之學粹矣而王霸無異道之說或指其疵信乎立言之難也

歐陽子謂五代禮壞寒食野祭而焚紙錢按紙錢始於開元二十六年王璵為祠祭使祈禱或焚紙錢類巫

覸非自五代始也古不墓祭漢明帝以後有上陵之禮蔡邕議以為禮有煩而不可省者舊唐書開元二十年寒食上墓編入五禮永為常式寒食野祭蓋起於此朱文公謂漢祭河用寓龍寓馬以木為之已是紙錢之漸唐范傳正謂惟顔魯公張司業家祭不用紙錢本朝錢鄧州若璩按鄧州乃錢若水不燒楮鏹呂南公為文頌之

兎園冊府三十卷唐蔣王惲令僚佐杜嗣先倣應科目

策自設問對引經史為訓注惲太宗子故用梁王兎園名其書馮道兎園冊謂此也若璩按宋藝文志亦云杜嗣先晁公武以為虞世南何也

天子之廢置出於士卒自唐明宗始也明宗以此得之而反爾之報在其後人

後唐天成元年吏部侍郎劉岳奏罷告身綾軸錢本朝復納綾紙錢淳熙元年始免

周顯德六年始去符契專以印章為驗

歐陽子司馬公之貶馮道春秋之法也我朝太宗謂范質欠世宗一死所以立萬世為臣者之訓若璩按王蠋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更二夫之言直至宋代而明一明於太宗責范質以死一明於程伊川謂餓死事小失節事大而後為人臣為人婦者之防始嚴故宋大有功於綱常余聞諸前輩先生云

唐後主不肯和親而亡石晉父事契丹而興晉之興也乃其所以亡也桑維翰之興晉即所以亡晉也

朱溫之兄全昱楊涉之子凝式人心之公是非在其家者如此況天下千萬人之心乎若璩按凝式亦歷事梁唐晉漢周法書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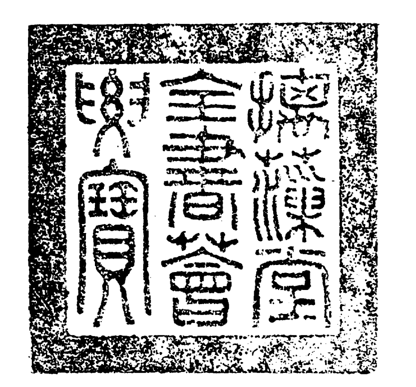
所稱楊風子也

梁太祖幸河北至内黄顧李琎曰何謂内黄琎曰河南有外黄下黄故此名内黄曰外黄下黄何在琎曰秦有外黄都尉今在雍丘下黄為北齊所廢今在陳留



五代通録李琎曰河南有外黄小黄漢地理志陳留有外黄小黄縣五代史記改小黄為下黄誤也當從通録

困學紀聞卷十四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檢討臣盧應

謄録舉人臣韓騰